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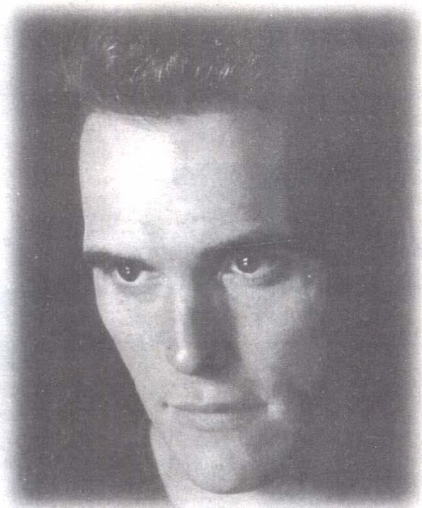
Terminal

白衣怪圈

[美国] 罗宾·科克 著
邱懋如 译

 译林出版社





白衣怪圈

TERMINAL

[美国] 罗宾·科克 著 邱懋如 译



译林出版社

版 权 声 明

经作者和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权,本社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本专有出版权。

- 丛 书 名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 名 白衣怪圈
Terminal
作 者 [美国]罗宾·科克
Robin Cook
译 者 邱懋如
责任编辑 赵燮生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照 排 译林出版社
印 刷 如皋印刷厂(地址:如皋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
插 页 2
字 数 249 千
版 次 199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333—0/I·155
定 价 13.00 元

译林版图书凡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评医学惊险小说《白衣怪圈》

——代序

李辰民

惊险小说的样式很多,但专门以医学为题材和描写对象的却不多。因此,独树一帜的罗宾·科克的医学惊险小说就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给我们耳目一新之感。而且每本书都在当年畅销书的排行榜上名列前茅,长盛不衰。

罗宾·科克医学惊险小说如此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就是这些小说所描写的内容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读者。

从《昏迷》至《居心叵测》,从《幻觉》到《白衣怪圈》,无一例外地都是描写商业利润与金钱利益如何侵入医疗卫生事业的神圣领地;向有“白衣天使”之称的一部分医务人员,又是如何在金钱的诱惑下背离了救死扶伤的人道使命,堕落为金钱的奴隶。《昏迷》就是描写一个犯罪集团勾结医务人员,通过残害病人,贩卖人体器官来获取暴利。《幻觉》则是描写某医药公司的老板为了牟取利润,不仅将黑手伸向孕妇,向她们攫取早产胎儿制药,而且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来控制医生和大脑,改变其开处方的习惯,手法之惨烈,令人惊悚。《白衣怪圈》所写的故事也是够触目惊心的。随着国家对医疗卫生研究所能提供的经费逐年减少,各专业医院和研究中心

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在这种情况下,位于迈阿密的福布斯癌症中心为了筹措资金,增加收入,竟然在预先物色好的病人(大部分是富翁及其子女)身上注射某种具有致癌基因的药物,使之患上癌症,然后又用某种单细胞抗体把这些癌症治好。治愈的病人为了感恩戴德,纷纷解囊捐款。于是大笔大笔的钱都流进了癌症中心,科研经费有了保障,中心负责人和个别医务人员也从中渔利,大发其财。这些近似社会黑幕的描写,使读者深切感受到,金钱和物欲对人的道德和良知的伤害已经到了何等触目惊心的地步。

说罗宾·科克的小说贴近读者和生活,主要是指他所描写的医院、癌症中心等等生活环境,都是读者非常熟悉的。我在另一篇评罗宾·科克的文章里曾说过,每个人都有生病的经历,每个人又不可能对医疗工作的一切细节洞察入微,于是对医院和医务人员既熟悉又不熟悉的亲切感和陌生感交织在一起,便对罗宾·科克的医学惊险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罗宾·科克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医学博士,他的丰富的医学、药学知识,成为他创作医学惊险小说的依托。无论是《昏迷》还是《幻觉》,作者都紧紧围绕医疗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来编排故事,展开情节,对医疗活动的每一个细节都不遗余力地精心描绘,目的是为了在读者的阅读想象中,创造一个真实的幻觉空间。和《昏迷》、《幻觉》略有不同的是,《白衣怪圈》除了描写医疗活动而外,更多地描写了医学科研和实验的活动过程。主人公肖恩对致癌基因的探索和试验,简直带有某种科幻和假想的色彩。但这种科幻和假想又和现代科技的发展结合得如此紧密,充分显示了作者对威胁人类生存的癌症治疗前景的关注。可以说,罗宾·科克的每一部医学惊险小说,几乎都针对医学科学的某一个尖端性、前沿性问题发表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罗宾·科克的医学惊险小说，在艺术构思和叙事手法上都有着十分精心而巧妙的安排。他习惯于在一条主要情节线的周围，同时安插几条副线任其并行发展，到了一定的时候，几条线索紧紧地扭结到主要人物身上，形成错综复杂、难分难解的局面，从而将矛盾冲突推向高潮。

《白衣怪圈》的情节线索就是围绕男女主人公肖恩和珍妮特展开的。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博士生肖恩在其导师推荐下来到迈阿密的福布斯癌症中心从事短期研究。他早就知道该中心对一种“成神经管细胞瘤”有着独特的治疗方法，治愈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他想在这里通过致癌基因的研究，在攻克癌症难关上获取第一手资料。谁知他的要求遭到中心主任梅森大夫的拒绝。中心和医院内种种反常的现象引起了他的怀疑。在女友珍妮特的帮助下，他终于搞到了治疗“成神经管细胞瘤”的药物样品以及三十多位患者的病历卡的复印件。随着他的调查、研究步步深入，福布斯癌症中心以及签有投资协议的日本须下公司对肖恩的监控也愈来愈严密。福布斯癌症中心雇用的侦探斯特林和日本须下公司的侦探田中的触须都伸向了肖恩，再加上福布斯医院里冒出来的变态杀人狂汤姆紧紧跟踪和追杀珍妮特，这三条威胁着肖恩生命安全的线索都同时通向他们所到的那不勒斯海滩，而且形成了一个双重连环跟踪的奇特场面：

①斯特林→田中→肖恩→海滩

②哈里斯→汤姆→珍妮特→海滩

这种连环式的跟踪使人想起了中国的一句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到肖恩身上：田中要绑架肖恩，斯特林要监视肖恩，警察要追捕肖恩，汤姆要暗杀珍妮特，最终也归结到

肖恩,真是悬念迭起,扣人心弦。然而,作者在描写这些剑拔弩张的紧张场面时,却显得从容不迫,杂而不乱,足见他在艺术构思上的胸有成竹。

罗宾·科克的叙事手法也是独特的。通常的惊险小说或侦探小说,总是把所有的谜底放在最后揭示。在谜底揭穿之前总要故布疑阵,让读者在神秘的迷宫里四处寻找出口,制造出一个又一个悬念。特别是侦探、推理小说,在侦察过程中几乎是不露痕迹,即所谓“书中人不明白,读者也不明白”。这种叙事手法的好处是,最后让读者恍然大悟,回味无穷。但用得多了也有千篇一律之嫌。罗宾·科克在《白衣怪圈》里基本上舍弃了传统的叙事手法,而是采用“读者明白,书中人不明白”的叙事方法,同样设置了一个又一个悬念,收到引人入胜的效果。传统手法使读者和书中人同时处于困惑与迷惘之中,读者要一边思索,一边解开一个个谜团,阅读时常有一种沉重的精神负担。而罗宾·科克的叙事手法是,先把有些谜底告诉读者而不告诉小说中的有关人物,这样读者就以欣赏者的姿态,冷眼观察书中人如何解开谜团,获得一种阅读的轻松感。例如,作者从第3章开始就向读者交待了变态杀人狂汤姆·威迪库姆的身世、杀人动机和作案方法。然而医院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还蒙在鼓里,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读者明知汤姆是坏蛋,也只能以旁观者的身份,观看他如何在病房里作案,如何逍遥法外,最后又如何被哈里斯跟踪、擒获、捉拿归案。读者的注意力主要不在汤姆身上,而在受害人身上。读者为受害人的安全担忧,希望她们早一点识破汤姆的真面目,免遭残害。读者虽然对汤姆的面目是知道的,但对他的行动的轨迹和最终下场是不知道的。这样,对读者来说仍然可以形成一种悬念和阅读期待。

在叙事结构上,罗宾·科克一贯都是采用顺时序结构,基本上不采用倒叙和插叙。他的时间观念特强,大部分小说都是以“某月某日某时某分”作为章节的标题,而且将主要故事情节浓缩在几天

几夜之内。《白衣怪圈》的主要情节就是从3月2日上午6时15分开始,到3月7日下午4时38分结束。在罗宾·科克看来,时间就是情节,时间就是悬念,时间就是生命。他不仅写出了时间的长度、密度,而且写出了时间的宽度。也就是说,他能够把同一时间内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用共时性的手法一一写来,像滚滚浪潮似的涌向读者的视野。

三

通俗小说一般都以情节取胜,不太注重人物的性格刻画和心理描写。然而,罗宾·科克的大部分小说都非常重视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描写。也许因为罗宾·科克曾是一名医生,对人的病理学的关注往往是和对人的心理学的关注紧密联系在一起。

《白衣怪圈》里的肖恩,就是罗宾·科克着力塑造、充满个性特征的人物。这位哈佛大学的高才生,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文弱书生。他出身工人家庭,从小生活在工人住宅区,成天和缺乏教养的孩子们混在一起,沾染了某种坏习气,但同时也培养了他那坚毅、狂放、桀骜不驯的刚强性格。当他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一场阴谋之后,他不是知难而退,而是以执拗的、不达目的不止的精神,对他所怀疑的人和事穷追不舍,勇往直前。他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困难境地,但凭着他的机智和勇敢,又一次次地摆脱困境,化险为夷。珍妮特常常惊异于肖恩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能始终保持沉着冷静、遇事不慌,甚至还充满了幽默感。例如他用暴力撞伤了福布斯癌症中心门卫的下颌后说了一句:“这家伙的下巴还挺硬的。”当他们逃离基韦斯特实验室,跳上一辆未锁上的汽车时,在紧张万分的气氛下,肖恩竟然风趣地说:“他们想得真周到,把钥匙也留给我们了。”他大胆冒险,敢作敢为,甚至不在乎是否犯罪。为了获取最重要的证据,他不惜夜撬殡仪馆盗尸;为了争取做实验的时间,他持

枪绑架梅森夫妇作人质，并以“炸弹”相威胁；当他做完实验，获得了证据时，又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出现在警察的面前。正是肖恩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倔强性格和冒险精神，使福布斯癌症中心的罪恶阴谋最终得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且直接导致了梅森大夫的畏罪自杀。

如果说作者对肖恩主要是着力于性格描写的话，那么对珍妮特则主要是侧重于心理描写。珍妮特是肖恩的女友，两人在波士顿纪念医院由相识发展到相爱，但关系若即若离。珍妮特为了得到肖恩，不惜放弃在波士顿的工作，尾随肖恩来到迈阿密的福布斯癌症中心当护士，并且自告奋勇地答应帮助肖恩收集病人资料，直至后来参与肖恩的一系列冒险和违法活动，越陷越深。作者对珍妮特从一个名门闺秀发展到不自觉地参与非法活动的心理过程描写得非常细腻。当她第一次在病房里寻找病人的病历卡、偷取药品时，她感到就像做贼一样内心充满了犯罪感；当她故意打碎药瓶欺骗护士长，从而获得了需要的药样后，既感到兴奋又感到内疚，她觉得不应该在对她充满信任的护士长面前说谎；当肖恩要她深夜潜入复印室复印病历卡时，她显得犹豫不决，心里很不情愿，但为了得到肖恩的爱情，她又只好硬着头皮去干。总之，作者把一个诚实、善良的护士违心地从事非法活动时的恐惧心理、负罪心理描写得十分真实自然。另外，作者是把珍妮特作为肖恩的陪衬来描写的。一方面，肖恩的调查研究离不开珍妮特的帮助；另一方面，肖恩在每从事一次暴力行动（如撬门盗尸、袭击门卫、绑架梅森）时，都遭到珍妮特的强烈反对和阻挠，但肖恩总是粗暴地否定她的意见，不由分说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肖恩那种刚强、豪迈的性格，正是在珍妮特柔弱、矜持的个性映衬下得到更鲜明的表现。

除了珍妮特的心理描写之外，作者对变态杀人狂汤姆的心理描写也是十分成功的。汤姆是福布斯医院的勤杂工，他从小没有父亲，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而且产生了变态的爱。当母亲患乳

腺癌死了以后,他便利用在病房工作的机会,寻找乳腺癌患者并伺机杀死她们,动机是“帮助”她们摆脱痛苦。汤姆在每一次罪恶行动之前,总要和意念中的“母亲”对话。他干得成功,“母亲”就夸奖他,他干失败了,“母亲”就责怪他,或者沉默不语。这一个个的“意念对话”,构成了一个精神变态者特有的内心话语。坦率地说,汤姆这条线索基本上游离于主要情节线索之外,给人以故弄玄虚、节外生枝之感,不能算是成功之笔。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邱懋如先生的译笔娴熟、流畅、优美,阅读译文便是一种艺术享受。应该说,上乘的译作也为原作增色不少。

序 幕

1月4日 星期一 上午7时5分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冬夜一片漆黑。海伦·卡伯特在拂晓时醒了过来。她躺在路易斯伯格广场她父母的家中，一缕缕暗淡的晨曦刺破了笼罩这间三楼卧室的黑暗。她睡在一张有顶棚装饰的床上，懒得睁开眼睛，依然沉浸在鸭绒被赐予的舒适温暖之中。她称心如意，全然不知她的脑组织已出了大毛病。

这次假期海伦并不很愉快。她是普林斯顿大学3年级学生，为了不影响功课，她预约了在圣诞和新年假期中做刮子宫手术。近来她一来月经就剧烈绞痛，无法正常学习和生活。医生们说只要把子宫内膜增厚的多余组织刮除就能治好这病。他们还向她保证这只是个常规手术，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她转过头去，注视着从饰有花边的窗帘中照射进来的柔和的阳光。她并没有末日将临的感觉，她的心情实际上比前几天要好些。手术进行顺利，术后只有轻微不适感。但是手术以后第三天，她突然出现了难以忍受的头痛，接着发烧头晕接踵而至，最令人不安的是，她说话竟然含糊不清。谢天谢地，这些症状来得快，去得也快，尽管如此，她父母仍坚持要她按预约去马萨诸塞总医院的神经病科看病。

她迷迷糊糊又要进入梦乡，隐隐约约听到父亲计算机的键盘声，父亲的书房就在她卧室的隔壁。她勉强睁开眼睛看了一下钟，刚刚过7点。父亲还这样拼命工作！父亲的公司是世界上最有力的计算机公司之一，作为创始人和董事长，他完全可以功成名就

尽情享受。可是他并不满足,仍然壮心不已,从而使他们家族成为当地有势力的豪富之一。

不幸的是,海伦优裕的家境带给她的保障,并不能左右天意。老天按自己的意旨行事,并不偏爱财富和权势。她脑子出了毛病,自己还被蒙在鼓里。这种病变是受组成她基因的脱氧核糖核酸分子支配的。就在1月初的这一天,海伦脑神经元中的4个基因正在加速生产一种特殊编码的蛋白质。这些神经元自海伦出生以来从未分裂过,这是正常的。但是,由于这4个基因及其产生的蛋白质,神经元被迫分裂,并不断地分裂。某种恶性肿瘤即将摧毁海伦的生命。海伦·卡伯特年纪轻轻,21岁就成为潜在的“晚期”病人,而她自己还被蒙在鼓里。

1月4日 上午 10时45分

霍华德·佩斯在圣路易斯大学医院接受崭新的磁共振成像仪的检查。随着机器的嗡嗡声,他被移出了成像仪。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恐惧过。他向来对医院和大夫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畏怯,现在他既然病了,这种恐惧变成了现实,把他的意志彻底摧毁了。

霍华德47岁,在去年10月以前身体一直很棒。10月中旬那个倒霉的日子,他参加贝尔弗迪乡村俱乐部年度网球赛的半决赛。他冲向网前击球时,只听见啪的一声,未击到的球从头上飞过,自己却狼狈地四脚朝天摔倒在地上。他右膝的韧带撕裂了。

这就是事件的开端。治愈膝盖的伤并不复杂,他只感到稍有不舒适,医生解释说是全身麻醉造成的。霍华德几天后就回去工作,他这样着急不是没有道理的,面对国防预算大幅度削减,作为全国最大飞机制造企业之一的总裁,日子并不好过。

他的头被固定在像老虎钳那样的装置里。在接受磁共振成像仪检查的整个过程中,霍华德没有意识到操作技师的存在。直到检查结束他的头被放松时,他才听到技师问他:“你没事吧?”

“没事，”霍华德挣扎着回答。其实他在说谎，他十分紧张，心怦怦直跳。他非常担心检查的结果。透过隔离玻璃，他看到一群穿白大衣的人正在仔细研究荧光屏。其中之一是他的主治大夫汤姆·福尔杰。他们指着荧光屏，做出各种不同姿势，但最令人不安的是，他们频频摇头。

麻烦是从昨天开始的。霍华德醒来时头痛欲裂，这种现象很少出现，只有在酩酊大醉的第二天才有这种症状，可是他前天并没喝酒。实际上，他从除夕以来没有喝过一滴酒。他服了阿司匹林，吃了一点早餐，头痛减轻了些。那天上午晚些时候，他正在参加董事会议，会开到一半他突然呕吐起来。来势如此之猛，事先又没有任何恶心的感觉，他都没能把头侧向一边，没有消化的早餐全吐在会议桌上，弄得他狼狈不堪。

现在头部可以活动了，霍华德想坐起来，刚一用力，他又感到头痛欲裂。他只好再躺下去，闭上眼睛，直到他的医生轻轻拍他的肩部。汤姆这二十多年来一直是他的家庭内科医生。这么多年来，他和汤姆已成为好朋友，相互之间十分了解。霍华德从汤姆脸部表情知道情况不妙。

“情况很糟，是吗？”霍华德问。

“我一向对你是坦率直言的，霍华德……”

“那么现在也不要改变，”霍华德低声地说。他不想再听下去，但又不得不听。

“情况看来不妙，”汤姆承认道。他的手仍按在霍华德的肩上。“有好几个肿瘤。具体说是三个。至少我们能看到这么多。”

“噢，上帝！”霍华德呜咽着说。“已经晚期了，是吗？”

“在目前阶段我们还不应该这样说，”汤姆说。

霍华德厉声说：“你刚才还说你一向对我坦率直言。我不过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我有权利得到答复。”

“如果你逼我回答，我只得说是的，可能是晚期，但我们还不能

完全肯定。目前我们有许多事要做。首先必须查清肿瘤的来源。多病灶这一点表明是从其他部位扩散来的。”

“好吧，那就查吧，”霍华德说，“我要战胜它。”

1月4日 下午 1时25分

路易斯·马丁从术后恢复室中醒来时，感到喉咙像被乙炔喷灯灼伤一般。他以前喉咙也痛过，但是同他手术后咽口水时感到的疼痛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更糟的是，他的嘴就像撒哈拉沙漠中心那样干燥。

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护士站在床边对他解释说，这种不适感是麻醉师在手术前从气管插入管子造成的。她把一块湿毛巾让他含在口中，他感到疼痛有所减轻。

当他被推回自己的病房时，大腿之间某个部位突然异常疼痛，并且辐射到腰背部。路易斯知道这里疼痛的原因是手术后治疗前列腺肥大的部位。这讨厌的鬼毛病使他一夜要起床小便四五次。他把手术预约在元旦以后，因为根据传统这段时间生意比较清淡，他才可以离开他在波士顿北部经营的巨大计算机公司。

就在疼痛加剧使他难以忍受的时候，另一个护士从他左手的静脉输液中加入度冷丁，输液瓶就挂在从床头伸出的T型支架上。

度冷丁的药物作用使他昏昏入睡。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他隐隐约约感到有人在身边。他竭力睁开眼睛，感到眼睑像铅一样沉重。一个护士在床头边摸弄着输液瓶下的塑料导管，右手拿着一支注射器。

“那是什么？”路易斯咕哝着说，听上去像醉鬼在说话似的。

护士朝他微微一笑。

“听上去好像你多喝了几杯，”她说道。

路易斯眨着眼睛想看清楚那女护士黝黑的脸，但在他眼下昏

睡的状况下，眼前一片模糊，是的，她的判断不错。

“我不需要再加镇痛药，”路易斯挣扎着说。

“这不是镇痛药，”护士说。

“噢，”路易斯说。当护士注射完后，路易斯渐渐意识到他仍然不知道注射的是什么。

“是什么药？”路易斯问。

“一种神奇的药，”护士说着，很利落地把注射器盖上。

路易斯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他正要再追问下去时，护士终于满足了他的好奇心。

“注射的是抗菌素，”她说。她紧紧地按了一下他的肩部，让他放心。“好啦，现在可以闭上眼睛睡觉啦。”

路易斯放松地倒在床上，格格直笑，他喜欢有幽默感的人。他脑子里重复着护士的话：一种神奇的药。不错，抗菌素是神奇的药。他回忆起汉德林大夫告诉过他，手术后也许要服用抗菌素以防感染。路易斯暗暗纳闷，在抗菌素发明以前住医院会是什么样子。他庆幸自己生逢其时。

路易斯听护士的话闭上眼睛，把身体彻底放松，疼痛并未完全消失，但由于麻醉剂的作用，并无疼痛难熬的感觉。麻醉剂也是神奇的药。路易斯第一个承认他在疼痛前面是个懦夫。在这些“神奇的药”问世之前，他绝对不可能忍受这种手术。

路易斯迷迷糊糊要睡着时，还在考虑将来还会发明出什么药。他决定得问问汉德林大夫的看法。

星期一 下午 2 时 53 分

诺尔马·凯勒看着输液瓶里的药水一滴滴滴进瓶下连着的微孔过滤器，再通过大孔导管进入她的左臂。她对进入她肌体的药有一种矛盾的心情。她一方面希望这种化疗药能治愈她的乳房癌，据大夫说，已扩散到肝区和肺部。另一方面她也知道，化疗药

是细胞毒物,不仅能杀伤她的肿瘤,也能杀伤她健康的肌体。克拉伦斯大夫警告她化疗会造成许多可怕的副作用,在他列举种种副作用时,她真想设法把他的口堵住。她已听够了。她在签字同意进行化疗时,竟然已麻木到好像与己无关似的。

诺尔马转过头向窗外望去,迈阿密蔚蓝的天空翻腾着大片的白云。她获知癌症的诊断后,竭力不去问:“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她第一次摸到肿块时,还希望它会像以前出现的其他肿块一样自行消失。过了几个月,肿块部位的皮肤突然出现凹陷时,她才不得不去看医生。她的恐惧得到了证实,肿块是恶性的。她不得不在33岁生日前做了乳房切除术。手术尚未完全恢复,医生就开始对她进行化疗。

决心不再自怜自哀,她伸手去拿一本小说。这时,单人病房的门打开了,她连头也不抬,因为福布斯癌症中心的护士经常进进出出调整输液和注射药液。她对这种频繁的进进出出已习以为常,连看书也不会受到干扰。

直到病房门关上,她才意识到护士又给她增加了某种新药。这种药药效非常特殊,突然使她全身乏力,甚至连握书的力气也没有了,书从手中掉了下来。更令人恐慌的是,这种药使呼吸困难,她觉得好像被人窒息一样。她极度痛苦,挣扎着呼吸空气,但是愈来愈感到困难,一会儿,除了眼睛以外,她完全瘫痪了。她完全失去知觉前模模糊糊地看到门被轻轻地推开。

1

2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9时15分

“噢，上帝，她来啦！”肖恩·墨菲说。他心急慌忙地一把抓起堆在面前的病历卡，躲到护士室里面的房间。这是波士顿纪念医院韦伯楼第七层的护士室。

肖恩的哈佛医学院三年级同班同学彼得·科尔伯特被这突如其来的情景弄得莫名其妙，不由自主地朝周围审视了一遍。没有任何异常的迹象，一切看上去都同任何繁忙的医院内科病房一样。一个楼面接待员和四个注册护士合用这个护士室，显得异常忙乱。走廊里有几个护理员推着躺在轮床上的病人。还可以听到从大厅播放的白天肥皂剧中传来的风琴声。唯一与这环境不协调的是一位向护士室走来的女护士，她又漂亮又迷人，彼得觉得起码可以给她打8分或9分。她叫珍妮特·里尔登。彼得知道她是波士顿古老的布拉明家族的千金，高傲而难以捉摸。

彼得本来坐在病历卡架旁边的长桌上，现在他退了下来，推开通向后间的门。后间是个多功能办公室。周围铺着齐桌高的工作台面，有一台计算机终端和一只小冰箱。护士在下班前集中在这里交接班，带饭的护士还在这里用餐。房间后面有一个厕所。

“到底出了什么事？”彼得问道。他至少有些好奇。

肖恩靠在墙上，怀里抱着病历卡。

“把门关上！”肖恩下命令。

彼得跨进房间。

“你同里尔登搞上了？”这既是个问题，又是对事实真相感到震